

当代文学 常与变的交响

探寻至纯至善的人生真谛

评贾平凹短篇

小说集《故事生灵》

□黑王辉

继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《极花》、散文集《自在独行》之后，著名作家贾平凹最近又推出了短篇小说集《故事生灵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）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市井万象，讲述人间故事。

《故事生灵》包含《任氏》《库麦荣》《油月亮》《猎人》《沙地》等16篇短篇小说，是贾平凹早期和中短期短篇小说的精华。这些小说篇幅虽短，但读起来极有味道，多以陕西商州人物故事为原型，既保留原汁原味，又融入作家个人情怀，余韵悠长，令人回味无穷。里面的故事，多与女性有关，如《任氏》里美丽专情、善解人意的狐仙任氏，《文物》里天性良善、随遇而安的花神马氏，《远山野情》里敢爱敢恨、敢做敢当的香香，《土炕》里任劳任怨、无怨无悔的大娘，《黑氏》里独立自主、追求幸福的黑氏，她们坎坷的遭遇让人心疼，忧伤的故事令人心动，独特的个性又让人心生喜爱。

在贾平凹看来，农村女性是可爱又可敬的。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，往往表现得比男人还要大胆。像黑氏，面对小男人一家的鄙视和小男人的出轨，毅然选择离婚。在两个爱慕者来顺和木楔之间，毅然选择对其有恩的木楔，表现出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。在黑氏身上，表现出来的大胆刚强、独立自主，让男人们也自愧不如。大山深处的香香也是如此，嫁给了跛子，又屈身于掌管收煤大权的队长，但遇见老实质朴的吴三大，则以一己之力帮助他，并在吴三大面前展现出女人的温柔、多情与善良。面对香香的主动，吴三大选择逃避回乡，而此时的香香，却不生气不抱怨，她在汽车站等候吴三大，连积攒多时的私房钱，也全部交给跛子，不欠他一分一毫。来时清清白白，去时无牵无挂，贾平凹笔下的女人，不屈从于封建道德思想的束缚，她们是解语花，是忘忧草，是这人世间最美的精灵。

不仅如此，贾平凹笔下的男人们也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品德。《沙地》的主人公 河南巨 刘诚便是如此，虽然有一身武艺，却不欺人、不求人。作为从河南来的外乡人，从不被列湾人接纳，到被接受认可，再到受人尊重，刘诚一如既往地老老实实、堂堂正正。他的命运是坎坷的，先是相依为命的女儿叶叶暴病身亡，之后是陪伴他的公猪被人毒死，连曾经教过的徒弟都背叛他。面对命运的捉弄，他默默承受，却又无声抗争，最终化作沙地上的忠魂，留下一段传奇。

无数奇妙的故事，经由贾平凹笔下娓娓道来，给人以最深的感动和启迪。当然，贾平凹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在探寻至纯至善的人生真谛。在他看来，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生灵，要达到一种奇妙的平衡，世间万物才能共生共存，人类才能创造幸福美好的家园。



文坛观察

□周思明

回顾中国文学史，凸显一种血脉相连、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创新魅力。从先秦两汉、唐宋元明清，直到近现代文学一路走来，中国作家深谙文学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。正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中所云：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国文学血脉的传承与发展，落在以传统创作为主调的作家身上，如陈忠实、路遥、莫言、贾平凹、铁凝、张炜、韩少功、史铁生、阿来、王安忆、方方、刘震云等，他们佳作迭出，谱写了传统长篇小说艺术常与变的交响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代人，50后作家经历动荡曲折的历史变故，拥有丰富的阅历经验，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，对复杂的中国经验作出整体而深刻的表述。其作品普遍具有恢宏大气的特性，这既得益于时代的馈赠，也与其自身浓重的史诗情

结密切相关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60后作家群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，在其写作初期，几乎都有过一个注重艺术形式实验探索的先鋒写作阶段。格非的《黄英》《褐色鸟群》，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《世事如烟》，吕新的《瓦楞上的青草》《抚摸》，苏童的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《我的帝王生涯》等，皆属引人瞩目的先鋒小说。但是近年来，这批60后作家大多回归现实主义创作，甚至转向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传承和转化。格非在新世纪之后开始 江南三部曲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的创作，毕飞宇在其长篇小说《平原》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70后作家群较之前辈作家，具有极为清晰的辨识度，即罗兰·巴特所说的风格。他们的写作，开始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有所疏离。换言之，就是开始 向内转 的美学维度。比如张楚、徐则臣等人从世俗叙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，并在这种精神的统领下书写人生世相。张楚的小说与契诃夫有着精神上的联通，而徐则臣的《西夏》《夜歌》《如果大雪封门》等中短篇，书写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

意，显示出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。整体而言，告别宏大叙事的70后写作者，似乎对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更有感觉和兴趣。

到80后作家这里，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割裂变得比较明显，甚至成为了一种标志。著名作家王蒙认为，这代作家是一群缺乏历史感的写作者。作家张悦然在其创作谈《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》中也坦承：整个80后文学看起来热闹，可其实并没有任何沉淀。何以会如此？这恐怕与这代作家不太重视传统、忽略历史有关。他们受商业文化大潮冲击较猛，受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过烈，他们喜欢蜷缩在自我、个体、私密的小天地里面，螺蛳壳里做道场。

80后如此，那么90后呢？有研究者对90后作家作品做了抽样调查，发现他们在重拾传统主题时，只是强调了反抗，但又没有写出该如何反抗，于是乎陷入一种想挣脱却又无力挣脱的矛盾状态，这就在无形中暴露了失去传统血脉支撑的思想贫瘠、想象力匮乏的短板。

就整体来看，80后、90后的作家用

品，体现了文化的突变与断裂。在他们那里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变化，而没有传承。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有文化的软实力，就不能仅仅强调变化、创新，它更应该强调传承、保护。孟子云：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。写作者如果只重视 过 的变化，而不懂得珍视 存 的精神，势必会将文化弄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中楼阁、沙上塔楼，这样的文化是站不住脚的，脆弱易碎的。有些人总认为凡传统都是不好的，只要反掉了传统，就意味着可以收获更多自由。殊不知，这世界本就存在万古不变的常理、常道。传统文化中的精华，无疑需要保留、守护和传承。

评论家谢有顺曾说，把常道打掉的代价，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，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，随波逐流，表面热闹，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。文学的创新，如果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根据新时期读者变化了的审美需求，进行必要的改革和新的创造，而是毫无来龙去脉地在自我狭窄时空里做空转运动，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只有在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的创新，才有可能激活自我，开拓新局，并最终赢得未来。

洞悉世道人心 传递脉脉温情

评梁晓声新作《中国人的日常》

□刘昌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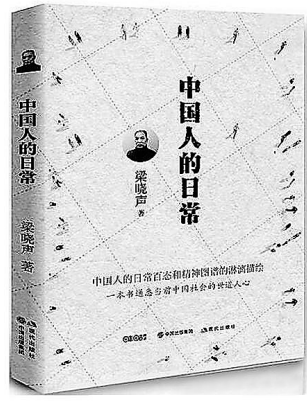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人的日常》（现代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），系著名作家梁晓声以平民化的视角，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，以细腻而率性的文字，绘制出中国人的日常百态和精神图谱。

全书共分 平凡的好人与国家的心情 另一半的中国 我们何以不宽容 人心的归宿 和 冰冷的理念 等五大部分，通过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真审视，对普通百姓所思所想的深刻剖析，将国人的日常生活全景式地展露开来，并以一种别样的温情始终萦绕其间，感动着你我。其温暖而充满理性的文字，既彰显出作家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呼唤，也传递出对人性光辉的热情赞许。

《中国人的日常》有情真意切的心灵独白，有温馨感人的生活悟语，还有寓意深刻的借景抒情。书中所选篇目以散文为主，随笔和小说也有所收录，大多是通过作家

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，用心讲述一个个平凡而感人的故事，细心刻画一个个普通而纯朴的小人物，然后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，映射出整个社会的人情世态。在此过程中，作家的笔力是遒劲的，一边描绘着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，另一边则紧扣时代发展脉搏，深入这些寻常小人物的精神世界，通过其举手投足间的细微变化，揭示出故事背后的深意和时代发展中的闪光之处，并留下作家一系列深邃而隽永的思考。

《中国人的日常》辑录了作家众多的感悟与思索，也让我们见证了他灵魂深处每一次的思想律动。梁晓声善于从生活小景和寻常物事里提取最具价值的人文内



涵，或给人以情感上的濡染，或给人以精神上的发蒙，或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，从而让广大读者从他朴实坦诚的情感表达和用心思考中，收获到许多人生教益。他虽然也常常鞭挞一些人性中的阴暗面，直击一些社会上的不良现象，但始终是满怀怀着古道热肠，将人间的真情和世间的热切期盼，融入他爱憎分明的文章里，给人以不尽的暖意。

在《中国人的日常》里，作家这种悲悯情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。如意蕴悠长的《阳春面》既写出了作家当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节俭，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面食店大嫂关心学生、积极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。而《看自行车的女人》，则通过作家之眼，将看自行车女人

的朴实善良一一呈现于笔端，对她起起落落的人生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阳光底下，农村人、城市人，应该是平等的。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谨慎诚恐似的，不是他们不配，而是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，太少。作家的这种仗义执言，传递出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，以进一步消除城乡之间的隔阂和差别。而《玻璃匠和他的儿子》则将笔墨倾注于父与子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成长话题上，以温馨的故事、感人的话语，诠释了父爱如山这一朴素的人生主题。特别是作家睹物思人时情真意切的表白，尤让人们为其忠孝之心所感动。

《中国人的日常》以小说家的生动笔法、社会观察家的敏锐思考，完成了对人性的细致观照和对人文情怀的暖心推崇。在真实揭示国人的生活百态和时代脉动的同时，作品也展示了作家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刻思考，以温暖的鼓励和奋进的力量，给人们以砥砺前行精神助力。

诗意想象与深邃哲理的交融

评张抗抗散文集《诗性江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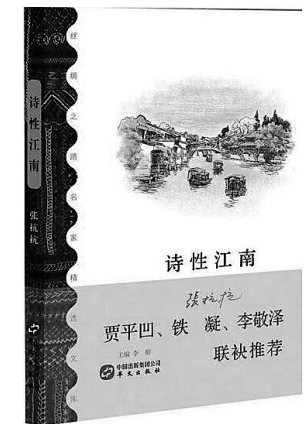
□贾登荣

张抗抗是以小说驰骋文坛的，长篇小说《隐形伴侣》《赤彤丹朱》《情爱画廊》《作女》等，均在读者中引起过较大反响。其实作为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作家，她的创作不仅仅局限于小说，也写出过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。由华文出版社推出的《诗性江南》（2017年5月出版），汇集了张抗抗35篇散文代表作，生动记录了作者游览神州大地、领略海外风情的所思所感，浸透了作者对世事的感悟、对生活的畅想以及阅尽人生后的思想积淀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生于江南的张抗抗，尽管其人生的大多数时间是与东北那片黑土地为伴，然而，她的骨子深处却浸透了江南的血脉、江南的灵性、江南的温婉。因而，她的散文作品，总会让人感受到灵动的韵律、飘逸的色彩、诗意的想象。如《同里之思》，作者在对同里的自然景观、人文

风情，特别是坐落在同里的著名园林 退思园进行一番别致的解读后，思绪飞扬地抒写道：同里那片富土，也由于退思园的存在，而区别于其他江南小镇，被罩上一层苦思冥想的思想色彩。应该说，给同里这座小镇冠之以 苦思冥想的思辨色彩 的提法，既是独创的，也是具有诗性的，同时也会引发游人的思考与想象，去感受这思辨意味的小镇。

而在游览浙江云和县梯田美景后，作者在《云和梯田》一文中，更是展开丰富的联想：春梯田，是一轴淡淡的水墨；夏梯田，是一帧精美绝伦的绣品；秋梯田，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；冬梯田，是一幅轮廓分明、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。这是，是



何等美妙的想象。作者对云和梯田富有诗性的描绘，无疑会引发更多人对这片梯田的向往。

在《诗性江南》一书中，这样具有诗情画意的美妙文字，比比皆是。美，是散文的重要特质。语言之美，也是成就散文美的重要因素。一个人阅历越丰富，见识越广博，对世界的认识也就越深刻，越具有哲理性。张抗抗即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作家。特别是知青生活的历练，让她具有超出常人的敏锐与深邃。在她的散文作品中，充满了深邃的哲理与思辨色彩。作者在敦煌采风时，专门前往了鸣沙山。她脱去鞋袜，光脚走上沙丘，望着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茫茫大漠，感叹道：沙之聚，有自由的风之

手。那么人心呢？人心之聚，更求八面来风，若是一盘散沙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风聚沙，便是一个顺其自然、循序渐变的演进之途。想必是，当风渗透了沙子的心，风的需要成为沙子的需要时，沙子就自己行动起来、舞蹈起来，最后完成它的屹立。从沙的聚合想到人心的聚合，这样的联想是奇特的，也是耐人寻味的。沙的聚合并不是风的强迫，而是 自己行动起来、舞蹈起来；人心呢？要想人心的聚合，不也需要创造让自己 自己行动起来、舞蹈起来的条件吗？这样具有哲理色彩的文字，不只是献给这片壮美的大漠，也是献给读者的。

书中，作者取材深广，目之所及，似乎无所不包。琴棋书画、茶米油盐，高山流水、鼓瑟吹笙，充满着诗意的想象，包容着深邃的哲理。无论是阳春白雪，还是寻常人家，无论是自然之美，还是心灵感悟，一旦进入她的视野，总会散发出无穷的韵味。一粒沙里，洞见世界；半瓣花中，阅尽人情。

谍战作品中的多维人性

评海飞长篇小说《惊蛰》

□孙荔

喜欢《惊蛰》这个节令。节令就是命令，每年的惊蛰一到，自然界的声、光、色，顿时就有了生气。曾有人说：到了惊蛰，春天总算坐稳了江山。

作家海飞的《惊蛰》（花城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）是继《麻雀》之后又一部优秀的谍战小说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，包打听 陈山是个帮人耍债的小混混，但他却和国民党军统局一个死去的人很像。日本人荒木惟把陈山失明的妹妹陈夏要挟为人质。为救出妹妹，陈山不得不潜入重庆军统局伺机为荒木惟卖命，时间以惊蛰为限。在军统局潜伏的共产党员张离的影响下，陈山成功拿到 秋刀鱼计划，并用

诱杀 等计谋杀死了荒木惟等人。小说结尾，陈山来到延安，这一天正好是惊蛰。《惊蛰》写谍战，也在写人性的光明与黑暗。这是一部绵密的小说，一丝不苟地编织着另类人性。一群青年男女为了国家、民族的利益，牺牲了自己的青春、爱情，乃至生命。陈山深爱着张离，张离牺牲了，陈山把她的一缕头发放在一盆米饭里。陈宝动他的花，陈山突然说：别动，她在睡觉。表面玩世不恭的陈山，其实把感情看得比山还重。

成功的谍战小说，既有市井生活的经验描写，又完成了对普通人生活的想象性超越，烟火气十足的英雄形象与日常生活场景紧密相连，从而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。所以，你在《惊蛰》小说里，可以看到地道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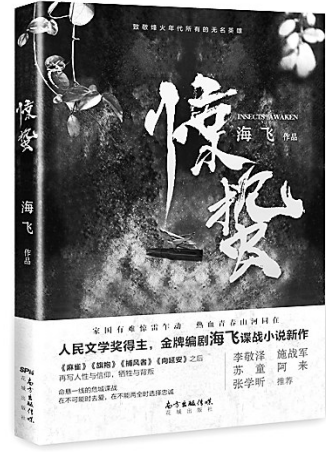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辣椒、上海十里洋场的生煎包，乃至最稀松平常的脚踏车和骨牌凳。余小晚和张离是一对好闺蜜，她们一起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手拉着手闲逛，在电影院看《马路天使》，在祺春西餐厅吃牛排，在小店里讨价还价，两人合起来买一条珍珠项链。

如果说《麻雀》是另辟蹊径地再现历史的残酷，一环扣一环让人喘不过气来，那《惊蛰》更是悬疑到了极致：有多重间谍卧底，各类人物既合作又冲突；有假夫妻，还穿插有假出轨、假私奔等情节；电影悬念大师希区柯克说，悬念是保持观众注意力最有效的方法。读《惊蛰》，心不由跟着悬起来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，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？

海飞小说中的人物，无论是《向延

安》里酷爱厨艺的痞子少爷向金喜，《麻雀》里爱喝格瓦斯的陈深，还是《惊蛰》里衣服松松垮垮像上海滩混混的陈山，表面看似消极颓废，却自有其沉静与笃定。他们和普通人一样，有自己的爱恨情仇、趣味嗜好乃至人格缺陷等。然而，为了信念，这一切又都无条件地牺牲和克服。

美国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说：想象力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。作为文学创作者，想象力是极为重要的，它是保持灵感不枯竭的必要条件。海飞擅长想象，擅长运用朴素的语言，以丰满的情感和温润从容的语句，诠释主人公多维的人性。谍战小说是在写人物丰富的内心，一方面他们有坚定的信仰、冷静的外表，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丰富的情感世



界、庸常的生活碎片，乃至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和彷徨。

《惊蛰》是一部谍战小说，但事实上，它也是在讲历史。小说中有些人物是虚构的，有些人物源于真实生活的原型。尽管如此，它仍然脱胎于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，仍然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，承载着智慧、爱情、勇敢和信念。